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五三四號　原名：抗戰日報
地址：山西興縣

解放軍總部公佈一年戰績
殲敵一百十二萬人
斃俘敵將級軍官二百零二名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自去年七月一日起至今年六月三十日止全面愛國自衛戰爭一年戰績總結第一號公報如下：全年主要戰績統計：（一）殲滅敵旅以上正規軍（以敵整編後的編制為標準，未整編的軍師作為整編的師旅計算，包括砲兵團、工兵團等特種部隊在內）共九個師部、四十六個整旅、兩個旅部、一百一十一個整團、一百六十六個營，除師部不計外，以四個營或一個旅部折合一個團，以三個團折合一個旅，則上述兵力，等於九十七個半旅，或二百九十二個半團，連營以下被消滅的兵力計算在內，共俘敵正規軍四十六萬三千人，斃傷共三十一萬三千人，爭取共起義五千人，合計消滅敵正規軍七十八萬人。

（二）殲滅敵營以上非正規軍（一個大隊作為一個營計算，包括交通警察、偽軍、地方保安部隊等）一百一十四個團，五十四個營，以四個營折合一個團，則上述兵力，等於一百二十七個團，又三個營，連營或大隊以下被消滅的兵力計算在內，共俘敵非正規軍二十一萬四千人，斃傷共十一萬四千人，爭取共起義一萬二千人，合計消滅敵非正規軍三十四萬人。

（三）上述兩項合計，除九個師部外，共殲滅營以上敵軍四百二十個團又一個營，連營以下被消滅的兵力計算在內，共俘敵六十七萬七千人，斃傷敵四十二萬六千人，爭取共起義一萬七千人，合計消滅敵軍一百十二萬人。

（四）俘敵正規軍上將一名、中將七名、少將九十七名，非正規軍上將二名、中將十四名、少將五十五名，合計一百七十六名。斃敵正規軍中將二名、少將十四名，非正規軍中將三名、少將七名，合計二十六名。共俘斃敵將官二百零二名。

（五）繳獲長短槍三十八萬九千支，各種機槍三萬九千六百五十七挺，各種砲六千一百六十六門，擲彈筒四千一百八十一個，各種砲彈四十三萬一千發，其他各種彈藥五千七百六十七萬一千發，坦克八十七輛，火車頭四十一個，汽車一千二百八十一輛，電台四百二十八個，戰馬一萬八千二百六十五匹，汽油三千七百七十七萬三千六百斤，擊落擊毀各種飛機六十架，擊毀坦克三十六輛……

軍區直屬隊「保安」部一連
深入清算地主思想
樹立貧僱農骨幹，創造
由一個班推動全面的經驗。

（本報訊）軍區直屬隊「保安」部一連，從檢查一個班的地主思想着手，最後發展到全部貧苦出身的戰士起來清算地主思想和階級異己份子，使一向受壓制的貧苦出身的戰士團結抬頭，成為部隊骨幹，階級覺悟逐漸提高。其詳情如次：

階級異己份子李維弟
操縱全班拉攏地主

該部第十一班半年來駐在黃河東岸某村一個地主家裏，班長趙有萬共產黨員，出身貧農，但階級覺悟很低，過份老實，故班上領導權實際上操於階級異己份子的副班長李維弟之手，李自小跟父走榆林神木等地為商，受過反動自衛團的訓練，能說會道，一九四三年混入我軍後不久即被提拔為副班長，一手遮天，操縱全班。今年他領導全班住在地主家，真所謂臭味相投，關係親密之至。地主高團兒，常給他們一點棗子和醋吃，李維弟就領導全班給地主鋤地、送糞、擔水等等。班上凡吃好的，一定請地主，有時甚至特地買酒買肉招待。但從不見他們幫助窮苦羣眾，招待貧苦羣眾。村裏土地改革，村幹部勸他們搬家，李維弟瞞着戰士，滿口拒絕。村幹部要他們夜間不要關大門，以便偵察地主行動，也被李維弟拒絕。當羣眾鬥爭逐漸激烈時，地主愈對他們獻殷勤，自動把被子、毯子、褥子借給戰士，甚至把他兒子娶媳婦時未曾用過的好舖好蓋都拿了出來，又把三個裝滿好衣物的包袱寄放在戰士屋內，把小米倒在戰士屋內的囤裏，吩咐道：「就說是你們的」。戰士們出外駁淡，地主託他們背兩斗小米到石門莊。又借貿布為名，屢次請求渡船過河西，李維弟都遵辦了。戰士們已了解到這是包庇地主的錯誤行為，但卻被地主虛偽的虛假感情所籠絡，更沒有勇氣起來糾正李維弟，甚至當羣眾毆打地主時，許多戰士都對地主寄以同情，可憐他。地主是陰險而奸詐的，處處用心，他的五兒在軍區司令部當通訊員，他就利用戰士關係向[illegible]話，經常與五兒說話，告訴被鬥爭情況，有時戰士不在，他就自己去接，並時常託李維弟給五兒帶信，要他回來匯報鬥爭的風聲。有一次，連部調李維弟回去開會，地主心虛，只怕李被撤職或處分，天天打聽消息。李和地主已經嫁川去了的閨女偷偷發生了關係，從此更是服裝行動完全不像一個解放軍戰士。

[illegible]半夜三更才回來睡覺。

檢查起來，連首長應當對此事負一定責任。半年時間，連長和指導員一次也沒有去過該班，對該班思想行為不予注意。排長十天半月去一次，也只過問工作，而不甚注意思想，從表面上見他們軍民關係融洽，認為是「很好」，「沒問題」，住一夜就走了。最近該村工作團直接將該班情形報告軍區首長，軍區首長立即要該部下令將全班調回。該班奉連長命令後，李維弟特地打發人過河西買了好紙煙，款待地主，並哭了一場，地主的老婆也哭了一場。臨行時，地主要大家把借用的被子之類帶走，（企圖暫時入「保險庫」不被羣眾分配），李維弟同意，但戰士們怕回去受處罰，班長也表示不敢負責，才放下了。

班務會議進行檢討，
大部戰士階級意識模糊。

該班回來之後，連長特地到某村住了十二天，調查該班材料，以求了解全面，軍區直屬政治處亦派幹部前去該連檢查（李維弟旋被連部決定派出工作，至今未回，整個檢查過程他未參加，是一遺憾），首先開了三天班務會，班長趙有萬最初以為一切應由李維弟負責，而且根本上問題不嚴重，「軍民關係很好」，他發言時，開口閉口「老鄉」如何如何，而不說「地主」如何如何，很多戰士也與他持相同見解，階級意識非常模糊。領導同志[illegible]借給你們被子毯子呢？過去見過地主羣眾被組織了？」並同大家評判某會議訓令，這才引起貧苦出身戰士的反省。班上有四個戰士出身貧農（班長在內），三個家裏已分到了土地。更聯繫回憶父親和自己在家裏給地主當長工，辛苦幾十年，卻窮得要甚沒甚，和參加部隊後的生活愉快情形，一邊說一邊掉眼淚。班長趙有萬也開始覺醒，反省自己在該村時未認識地主面目，跟着李維弟上了地主的當，要求處分自己，到前線去殺敵，戴罪立功。

從戰士的檢討中，領導上發現過去存在於連隊中的一個嚴重問題，即大部份同志不了解我們部隊是幹什麼的，不了解我軍目的，不了解地主階級是我們的敵人，因此各階級出身（貧苦出身也在內）的戰士許多人都表現對當兵厭倦的情緒，以為是「給公家幹」，「伺候公家」，因而發生逃亡，工作疲踏散漫。所以在該班開了三天班務會之後，繼又發動全連軍人大會討論，宣佈李維弟為階級異己份子，並配合總軍訓令學習，要連上地主和富農出身戰士，清算地主和富農思想，貧僱農和中農出身同志要打掃臉上的灰塵。

貧僱農戰士經過啟發
開始活躍樹起正氣。

領導上啟發貧苦出身戰士首先發言，樹立正氣，然後再由地主和富農出身戰士反省家庭罪惡和自己的地主思想。

（本段未完下接第三版）

社論
「八一」談建軍

今天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誕生的二十週年紀念日。我晉綏邊區的創造者和領導者——賀司令員，二十年前的今日，在南昌高舉義旗，向背叛革命的劊子手蔣介石對革命人民的血腥大屠殺，實行武裝反擊。從此，中國勞動人民自己的軍隊——中國工農紅軍，就由毛主席朱總司令親手培植起來，第一次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並日益發展壯大。歷史經過許多曲折複雜的變化，二十年後的今天，人民解放軍已經空前強大，在一年來的愛國自衛戰爭中，殲滅蔣軍一百個旅，並積極準備大反攻。蔣介石這個賣國驕盜，儘管表面上顯得更加兇惡，實際上已在為他的不可逃脫的滅亡的命運而心驚肉跳了。

我們晉綏人民解放軍的當前任務，就是在賀、李領導之下，一面積極發展這個戰爭，一面加緊建設一支與羣眾密切聯系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貫徹土地改革的人民軍隊，來全力準備大反攻。

自從軍區建軍會議以來，軍區部隊遵照賀司令員的指示，不僅參加了邊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在部隊內部也進行了土地改革的教育，開始了經濟的和政治的民主運動，部隊中也確實因此產生了一種新的氣象。但在這工作當中，怎樣貫徹階級路線，怎樣走羣眾路線的問題，許多同志仍然表現思想上不夠明確，行動上不夠堅定，使建軍會議的精神還未能得到充分的發揚。

問題的中心，就在於什麼人是我們建軍的骨幹。

抗日戰爭時期，社會各階層羣眾抱着各種不同的動機，湧入我軍。其中除了自覺的參加我軍之地主富農出身的智識份子以外，竟有相當一部份地主富農以及兵痞流氓出身的人後來也被提拔為幹部，被吸收為黨員，而很多翻身農民貧苦出身的同志，則往往不被重視，在部隊中沒有地位。今天檢查起來，這種階級觀點的模糊，以及結果使部隊工作的發展受到阻礙，造成種種思想混亂的現象，對我軍的光榮傳統和優良品質的損害是非常巨大的。那些來自剝削階級的人和流氓兵痞，有時也可以有些「進步」的表現，顯的很活躍；但由於品質思想未加徹底改造，除有的已真正放棄了原來的立場，徹底投降了無產階級以外，有的常常是風頭一時，在長期艱苦的革命道路上，就不免要動搖消極，以至逃跑叛變。特別在土地改革運動到來之後，其反動立場更明顯暴露出來。反之，絕大多數翻身農民的同志，由於他們在舊社會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和極端痛苦的生活，入伍以後，感到生活比家裏好，精神上愉快，作戰勇敢堅決，工作吃苦耐勞，特別是家庭翻身之後，更表現對人民事業的無限忠誠。但從社會長期的折磨，使他們在性格上表現沉默、老實，因而往往被認為「笨手笨腳」、「沒能力」、「不關心」，被看為中間份子或落後份子，而忽略了對他們的教育和提拔。

（下接第二版）

邊區一級機關召開座談會
佈置緊急救荒工作
決定幫助群衆補種夏鋤，機關每人種菜二百七十斤以上

（本報訊）爲進行緊急救荒工作，行署召集邊區一級各機關代表於本月二十八日在行署舉行座談會，檢查與佈置幫助群衆搶種、補種、夏鋤及各機關的搶種秋菜工作。行署與公安總局按照分局行署軍區關於救荒緊急指示後，即開始行動，行署由每人種秋菜一百八十斤，提高到每人三百斤，現已找到荒地二十七日開始耕種，同時總務處已派出十人幫助羣衆，以後陸續幫助。公安總局二十七日已派出二十多個人工幫助羣衆，也正陸續幫助中。其他機關有的已開過會議佈置幫助羣衆，有的尚未佈置。行署秘書處石副處長與建設處農業科劉科長即席稱：現在距立秋不及十天了，是一年的最後搶種時機，如說「不誤農時」，今天的話更爲重要。如果不抓緊這十天的搶種機會，那就會把種秋菜的時機也錯過了。並指出：二分區有些地方的羣衆，把小猪和牛興殺的吃了，有的地方情形更爲嚴重，已在開始餓死人了，希望大家緊急動員起來，幫助羣衆搶種、補種、夏鋤，消滅駐村荒地和半荒地，將來本身決定要保證今冬和明春的菜蔬自給。但機關本身的生產，不要妨礙幫助羣衆，主要的還是幫助羣衆。目前可種蘿蔔、蔓菁、白菜、蕎麥，水平地可種小黃糜。到會代表均贊同，討論很久，當即決定：（一）立即組織進行幫助羣衆搶種、補種、夏鋤，特別注重幫助貧苦農民，由各機關負責，要消滅機關駐地荒地或半荒地。（二）各機關本身搶種秋菜問題：每人至爲二百七十斤到三百斤。（[illegible]指示前所生產的不計在內），此項秋菜生產，是否定爲交生產任務，誰屬於個人，由各機關自行決定。在羣衆自願的原則下，通過機關生產委員會審查，許可租種羣衆暫不種的土地。同時由各機關代表一人，組成兩個檢查小組，軍區司令部、分局、軍區政治部、報社、衛生部爲一組：由分局代表負責召集；後勤部、黨校、公安總局、招待所、行署、一專署、政幹校爲一組，由行署負責召集。並訂於八月七日開始檢查各機關幫助羣衆消滅荒地及本機關搶種秋菜等情形。檢查後，旋由行署負責召集彙報。（伯淳）

河曲大寬駐軍
助民搶種搶鋤

（河曲訊）大寬行政村駐軍某部，幫助羣衆按時搶種搶鋤。該部早在春季即積極幫助羣衆搶種，解決了貧苦羣衆畜力困難，按時下種，大寬本自然村缺乏畜力的貧農劉根發有十二垧地，駐軍即幫他播種了七垧，提苗後，又幫他鋤鋤，中間最後補上的糜子，也鋤過了頭遍，使老漢能抽出時間努力挖炭，臨時解決了口糧困難；後村貧農呂來保的地也大部是駐軍幫助他搶種上的，全部從了苗，又幫助鋤過了頭遍草，老漢騰出身子出外打短。上次雨落了一次前雨，該部同志便馬上分赴大塔、天窪和前後大窪四個自然村幫助羣衆搶種和突擊夏鋤三天，共幫了一百八十三個人工。現據使該行政村的大部莊稼已提了苗，並已鋤出了頭遍。（劉天才）

五寨東秀莊行政村
先行分配地主青苗
分配時特別照顧貧苦群衆

（二分區訊）五寨東秀莊行政村在土地未分配前，先行分配青苗。該村今春向地主清算出的土地，因無足夠時間，故尚未分配。但莊禾早已出土，急需搶鋤。又因地主頑抗土改，好地也沒有好好務營，因此莊稼也參差不齊。在這種情況下，爲了照顧貧僱農的利益，決定土地與青苗分開分，使好地和好苗都能照顧到。小組根據「缺什分什，少什補什」的原則來分，先把各個莊禾登記起來，先儘最貧苦的羣衆按其人口和莊禾多寡好壞來添補分給，對夏田和山藥特別照顧給最貧苦羣衆分，因夏田即可收穫，山藥也是主要口糧，黑豆青苗則要照顧分到缺半的貧苦羣衆，以便解決半料困難。在這分配原則下，使全村二十六戶貧僱農和四戶下中農，分到了五百一十四畝青苗。該莊子的青苗分配原則比較集中，四十垧青苗地集中分配給八戶貧僱農（全村十九戶貧僱農），使他們能多所解決些問題，如僱工劉狗兒是單身漢，窮的地步，僱衣農會幫助他要回老婆和兒子，就給他分了十垧青苗。東秀莊本村一百四十五垧青苗，分配時經過貧農團和積極份子根據「缺什分什，少什補什」的精神，討論了每家的條件，民選出五個評議員負責評議，訂出分苗垧數，再掛出公佈，由羣衆訂正後，始得通過。其中因秋穀急於要鋤，故先分。現在其他各自然村也正緊張進行這個工作。（陳平）

讀者意見欄

逃亡地主的好地
應迅速分給群衆

離石到大武的大路上，我們看到有好些水地荒蕪了：阮家莊至西北城角大水渠上的一塊水地秋麥，禾苗已快枯倒；王李家溝汽車道旁的一塊地，至今尚未犂，濕度的很高。我們因行軍，未弄清這些荒地是那一村那一家，聽老鄉說是逃亡地主的。在今天救荒當中，好地不應荒掉。我們希望區村幹部因將逃亡地主的這些好地，迅速分配給缺地少地的貧苦農民。

三分區政治部胡文讓

九分區檢討出
民兵組織極不純潔
脫離群衆現象嚴重

（本報訊）據呂梁區武委會息：九分區在檢查民兵工作中，發現民兵組織極不純潔，脫離羣衆作風很嚴重。該分區係新區，去年九月才開始建設民兵，由於幹部思想上存在單純的「武裝打天下」的錯誤觀點，在發展民兵時，沒有從發動羣衆，對羣衆進行政治思想教育中着手，公洪三、靈石、汾西等地有小部份是從過去我們工作的基礎上發展的外，大部份地區都是強迫命令，簡單從事。如臨縣二區渦家村中隊長給閭長下命令：「跟你村一月出三個民兵」。一上柳村是用「不支差不當兵」來號召，一個下午就組織了三十多個民兵，有的是抓紙蛋，「不當民兵，就當游擊隊」。甚至有把閻賊按年齡組織的「國民兵」原封搬來的，如臨縣柴泊村，把閻賊之「國民兵」改爲民兵後，羣衆不願參戰，區村幹部就黑夜去抓，逼得羣衆花上錢或出二斗高粱去僱人代替。在這種錯誤的民兵組織路線下，造成許多閻僞反動份子混入民兵組織裏，如洪洞垣上村十四個民兵中，其中就有國民黨員六人，「同志會」一人；[illegible]一人；汾西攜馬山村十六個民兵中，有閻匪「同志會」會員四人，「常備兵」三人，被清算過的好額地主三人，二流子一人。民兵村級領導幹部，爲反動份子霸持者亦多，汾西二、三區和四縣六區共有二十七個中隊長，其中曾爲敵軍僞軍者十四人，我軍逃兵三人，革命叛徒一人，他們混入我民兵組織裏取得合法地位，仍舊欺壓羣衆，又如汾四一區店家坪民兵賀占彪係閻僞「國民兵」班長，他姦淫我戰士的小富之妻，又霸佔其耕牛，後小富回家，他怕富之叔父報告，便勾結民兵陳金鎖於夜間將富之叔父拉出村外，用刀砍傷（後致占彪已被槍斃，陳金鎖判二年徒刑）。靈石東里[illegible]村中隊長帶上四個民兵到沙木溝要白麵吃，羣衆沒有就給了買的吃，其他藉私自行財，圖自個吃。羣衆對這現象相當普遍。上述這些錯誤，雖然有些已經糾正或正在糾正中，但因領導上過去糾正認識是需要的現象，因此，也未[illegible]開始，現到較大的效果。經過一次檢查後，大家認識到是民兵組織路線的錯誤，決定通過土地改革，徹底改造民兵的精神，用民主方式，加強幹部民主作風，轉變土地改革前的浮淺作風，轉變到入農村先向貧農請教，啓發他們研究，覺悟，在土地改革基礎上建設民兵。對於反動份子掌握的民兵，立即予以撤職清除，有些強迫參加的，完全實行自願，不願意者允許其退出民兵組織。

嶂四區將軍墓等村
羣衆奮起撲虫保苗

（新華社臨縣三十日電）嶂四區將軍墓等村羣衆，奮起撲蟲保苗。該地在上月發現一種黏蟲（有紅色斑點，背上有紅點點）專爬在山藥上死勁咬，太陽一紅就鑽開了。人們開始說：「有神」，就紙沾成小旗插在地裏，結果不抵事；又用女人血褲子去掃，也無效。說弄了幾火，燒了工，有的把山藥咬成了黑片片，羣衆才發愁了，迷信行爲也，男女羣衆總動員，早晚都上地了，擴上水，到地裏捉。王文厚一個人，十天就捉了一斗多。將軍墓一村六天內，已把蟲全部捉光，完成了保衛山藥苗工作。附近之白九川、老虎溝、觀坪垣、段家塔等村羣衆，也正動員捕捉中。（白塔申）

軍區直屬各機關部隊
積極清算地主思想

（本報訊）「八一」前夕，記者到軍區直屬各機關部隊，訪問各部清除地主思想情況，據各機關支部工作同志談稱：在學習運動、民主運動及土地改革中，已發現個別階級異己份子及蛻化份子的可恥行爲。政治部已將投機份子李秀文驅逐出黨，後勤部軍械科科員侯春宴，由極端的個人享受思想（要求天天吃大米白麵，春冬兩季打牙祭化餚，一年四季吃魚肝油，並要求至遲武陵舊年時有一個老婆），發展到政治上蛻化，要求退伍，亦予開除黨籍。野戰醫院X廠經理張樹德，被地主閨女拉攏，爲地主隱藏財產，現已交羣衆處理。此外，尚發現地主出身的和平醫院某醫生，對其家庭被清算不滿，要求回家看。據若干同志觀察：土地改革愈深入，階級異己份子及蛻化份子的原形亦將愈加暴露，反映在部隊內部的鬥爭將愈加尖銳。但少數份子的被清算，將使我軍思想上組織上更加純潔。

簡訊

（岢嵐訊）三區後會村所屬郭家莊[illegible]

「八一」談建軍
（上接第一版）

事實證明，只有貧僱農戰士，他們是農村中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是我軍的骨幹。今天，從土地改革運動在部隊中的反映看來，更爲明顯無疑。可是，應該承認，這一事實，在學習了賀司令員建軍報告和軍區貫徹土地改革教育的命令以後，才有一部份幹部真正認識到這「一點」，而貧僱農及窮了的農民戰士才在一部份部隊裏開始抬頭。今後，明確而堅定的樹立貧僱農戰士的骨幹，使他們團結廣大的中農戰士，進而改造其他階級出身的成份，是我們當前建軍中的最迫切的工作，也是唯一正確的方向。對那些出身於地主、資產階級、富農的人，一定要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和家庭完全斷絕聯系，誠心誠意改造自己，堅決服從無產階級的領導，並須經過長期中嚴重的考驗。有一部份地主資產階級富農的子弟，和一部份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他們過去沒有明確的階級立場，有的也是無意識的、盲目的，有的今天也贊成土地改革，要求起來就表現很好，對於他們，我們毫無歧視。那些包庇家庭，破壞土地改革，堅持要求回家，經過教育仍然不改的，必須毫不姑息的加以清洗，以保證我軍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純潔。那些家庭已被清算，因而仇恨我軍的地主子弟，要堅決取消他參加我軍的資格。對於俘虜參加我軍者，同樣要經過嚴格的審查，絕大多數出身貧苦的士兵，經過教育，是可以轉變而爲人民服務的。在教育中，不僅要完全粉碎其原來部隊的軍閥思想，而且要澈底清除其原來部隊的地主思想，宣傳土地改革，啓發其階級覺悟，其首先爭取貧苦出身的解放戰士。其中隱藏的壞份子，必須洗刷出去。

還必須說明：我們建軍工作中的階級路線，以翻身農民當骨幹，並不是僅僅從成份上去着眼，而必須在部隊的各種民主運動中，去教育那些貧僱農戰士，提高他們的覺悟和在連隊中的地位，使他們自然的成爲骨幹，經過他們去實現真正的領導。這也是走羣衆路線的問題。這樣的骨幹真正形成了，就能團結廣大的中農戰士，推動整個部隊，部隊的民主運動就有了廣泛的羣衆基礎，既不致於像過去的英雄模範運動一樣，只是少數所謂積極份子的運動，也不致於像過去有些部隊的民主運動一樣，因爲缺乏領導骨幹而陷入自由主義的泥潭，或成爲少數份子所要求改善物質生活的運動，而引起大批逃亡。而是以貧僱農戰士爲骨幹的，團結廣大中農戰士的，真正羣衆性的運動。所以，階級路線和羣衆路線，二者是完全一致的。有些部隊的民主運動，發生了偏向，就對民主懷疑起來，動搖起來，又採取強迫命令，或表現束手無策，就是沒有認識階級路線和羣衆路線的緣故。

向蔣介石賣國賊實行大反攻的日子愈益迫近了，各野戰部隊、地方分區的部隊首長們，應該領導自己的部隊，深入學習賀司令員的建軍報告，貫澈土地改革教育，打擊自己部隊中的地主思想，使建軍中的階級路線，真正貫澈到各個部隊中去，進一步的開展殺敵立功運動，提高軍事技術，爭取在賀李兩首長的領導之下，爲大反攻的勝利準備！

各解放區我軍全年殲敵分區統計

以顧祝同杜聿明兩指揮系統受打擊最重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一年戰績總結第三號公報如下：全年各解放區野戰軍地方軍殲敵分區統計：（一）華東殲滅敵顧祝同（或前薛岳）指揮系統正規軍八個師（四十九師、六十九師、二十六師、五十一師、七十四師、四十六師、七十二師、七十七師）的師部，三十個整旅（十九旅、廿六旅、九十二旅、十二師、七十九旅、九十九旅、一零五旅、一八七旅、新十四旅、四十旅、二十旅、三旅、四十四旅、八十旅、一六九旅、一一三旅、一一四旅、三十六師、十五師、七十七師、一九三師、一七五師、一八八旅、新十一九旅、新十三旅、新十五旅、三十四旅、五十一旅、五十七旅、五十八旅）、二十八個整團，三十二個整營（非正規軍二十三個整團，七個整營（包括交警七總隊、十一總隊、十五總隊的八個大隊，保一師張天佐一部，四十二集團軍郝鵬舉大部），消滅敵顧祝同系統總兵力正規軍卅七萬四千人，非正規軍六萬人，共四十三萬四千人。（二）晉冀魯豫殲滅敵正規軍顧祝同（或前劉峙或薛岳）指揮系統一個師（三師）的師部，六個整旅（三旅、二十旅、一一九旅、一零四旅、一四零旅、四十九旅），廿二個整團、一三十三個整營。胡宗南指揮系統兩個整旅（三十一旅、一旅），六個整團，十二個整營。閻錫山指揮系統六個整團，兩個整營。殲滅敵上述各指揮系統非正規軍卅六個整團，十六個整營（包括暫四縱隊張嵐峯大部，暫三縱隊孫殿英全部）。消滅敵上述各指揮系統總兵力，正規軍十五萬四千人，非正規軍十三萬三千人，共廿八萬七千人。（三）東北殲滅敵杜聿明指揮系統正規軍七個整旅（二十五師、八十八師、八十九師、重行組成的八十八師、九十一師、一八四師、暫二十一師），九十九個整團，四十四個整營。非正規軍二十個整團，十六個整營（包括一集團軍李堂部，五集團軍謝文東部，熱河人民自衛軍李守信部），消滅杜聿明指揮系統兵力正規軍十三萬人，非正規軍四萬五千人，共十七萬五千人。（四）晉察冀殲滅敵正規軍孫連仲指揮系統十個整團，十八個整營；閻錫山指揮系統三個整團，一個整營；傅作義指揮系統一個整團。殲滅敵上述各指揮系統非正規軍二十八個整團，十一個整營（包括暫五縱隊侯如墉全部，保安五大隊，藤田信雄部）。消滅敵上述各指揮系統總兵力正規軍六萬人，非正規軍八萬四千人。（五）陝甘寧晉綏殲敵正規軍胡宗南指揮系統（寧夏馬鴻逵、青海馬步芳、榆林鄧寶珊左世允在內）一個整旅（一三五旅）、兩個旅部（重新組成的卅一旅旅部及一六七旅旅部），六個整團，八個整營，閻錫山指揮系統七個整團，十三個整營，傅作義指揮系統三個整團、三個整營。殲滅敵上述各指揮系統非正規軍六個整團、八個整營。消滅敵上述各指揮系統總兵力正規軍五萬九千人，非正規軍一萬五千人，共七萬四千人。（六）中原殲滅敵程潛（武漢行轅）指揮系統非正規軍一個整營，消滅敵總兵力正規軍三千人，非正規軍三千人，共六千人。（七）合計各區殲敵營以上正規軍折合九十七個半旅（內四十六個整旅，外九個師部），敵營以上非正規軍折合一百二十七個團又三個營，消滅敵總兵力一百十二萬人。敵各指揮系統營以上正規軍被殲總數折合旅數為顧祝同五十八個旅又一個營（內三十六個整旅及九個師部），杜聿明十七個旅（內七個整旅），胡宗南九個旅一個團（內三個整旅又兩個旅部），閻錫山六個旅二個團，孫連仲四個半旅又一個團，傅作義一個半旅又一個營。總合各指揮系統中，以顧杜兩系受打擊最重。以全年六月所轄正規軍為準，顧轄一百一十五個旅，佔敵全部進犯軍（二二七個旅）百分之五十強，其被殲旅數則佔敵被殲總數（九十七個半旅）百分之六十弱；杜轄二十一個旅，佔敵全部進犯軍百分之九強，其被殲旅數，則佔敵被殲總數百分之十七強。

我全年殲敵分期統計證明

敵攻勢力量日趨減少

敵被俘起義比斃傷數目逐漸增漲

（新華社陝北廿九日電）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一年戰績總結第三號公報如下。全年殲敵分期統計：（一）去年七月至十月敵軍全面攻勢高潮，敵進攻兵力逐月增加。全部正規軍為八十六個師二百四十八個旅，七月投入戰爭者為六十八個師一百九十三個旅，其用於攻擊者四十六個師七十二個旅；至十月，投入戰爭者增至七十三個師二百零九個旅，其用於攻擊者增至四十三個師一百十七個旅，為敵全年攻擊力量的最高數字。我四個月共殲滅敵營以上正規軍折合三十二個旅（內廿四個整旅，外兩個師部），以上非正規軍折合二十四個團又一個營，消滅敵總兵力，正規軍廿三萬五千人，非正規軍六萬四千人，共廿九萬九千人，內俘虜起義共佔十四萬八千人，斃傷佔十五萬一千人，前者比後者為一比一弱。（二）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二月，敵軍攻勢受挫，敵投入戰爭的正規軍，雖由十一月的七十三個師二百十二個旅增為十二月至二月的七十六個師二百十九個旅，但因守備侵佔區及若干戰場開始轉入被動，攻擊的軍力則除需要補充整理，力量則較前減少，並由十一月的三十六個師九十八個旅減為二月的卅二個師八十五個旅。我四個月共殲滅敵營以上正規軍折合三十四個旅（內十八個整旅，外五個師部），以上非正規軍四十三個團又一個營，消滅敵總兵力正規軍三十萬九千人，非正規軍十萬五千人，共四十一萬四千人，內俘虜起義共佔二十七萬一千人，斃傷佔十四萬三千人，前者比後者增至二比一弱。（三）今年三月至六月，敵軍攻勢局限於魯中陝北兩翼，我軍在晉南、正太、豫北、東北、熱河、冀東、津浦北段、平漢北段各線先後轉入反攻，敵投入戰爭的正規軍雖由三月的七十八個師二百二十四個旅，略增為六月的七十八個師二百二十七個旅，其攻擊力量則縮由三月的三十二個師八十六個旅，減為五六兩月的十五個師四十個旅。我四個月共殲滅敵營以上正規軍折合三十一個半旅（內十四個整旅，外兩個師部），營以上非正規軍折合六十個團又一個營，消滅敵總兵力正規軍二十三萬六千人，非正規軍十七萬一千人，共四十萬七千人，內俘虜起義共佔二十七萬五千人，斃傷十三萬二千人，前者比後者增至二比一強。（四）合計全年殲滅敵營以上正規軍折合九十七個半旅（內四十六個整旅，外五個師部），營以上非正規軍折合一百廿七個團又三個營，消滅敵總兵力一百十二萬人，平均每月殲滅敵營以上正規軍[illegible]

我所得城市逐期增加

全年統計顯示

（新華社陝北廿九日電）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一年戰績總結第四號公報如下：全年城市得失分期統計：（一）去年七月至十月，敵侵佔城市一百五十三座，我收復和解放四十八座，得失相較，我失一百零五座。失去城市中，包括八月所失的熱河省會承德，九月所失的蘇皖邊區首府淮陰，冀魯豫邊區首府菏澤，十月所失的察哈爾省會張家口。十月敵佔我城市六三座，我收復和解放九座，為全年最高數字。（二）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二月，敵侵佔城市八十七座，我收復和解放八十七座，得失相抵。失去城市中，包括山東解放區首府臨沂。（三）今年三月至六月，敵侵佔城市九十五座，我收復和解放一百五十三座，得失相較，我得五十八座。失去城市中，包括陝甘寧邊區首府延安，收復城市中，包括安東省會安東。

蔣軍高級將領不斷被俘

蔣賊及其嘍囉恐懼萬分

手訂秘密新法的師長仍然免不了當俘虜

（新華社冀魯豫[illegible]日電）蔣介石及其各級指揮官，因高級將領不斷被俘，已感萬分苦惱[illegible]

[illegible]

邯鄲廣播電台

增加新節目

（新華社晉冀魯豫廿七日電）邯鄲新華廣播電台為適應前線需要，八月一日起增加新節目，[illegible]

軍區「保安部」一連

深入清算地主思想

（上接第一版）

[illegible]

貧僱農戰士，覺悟提高

安心工作，要求立功

[illegible]

賀司令員與南昌起義

一九一六年，中國大軍閥袁世凱竊國打內戰，在北京做起皇帝來。可是一隻手那能遮住天下人的眼睛，所以不到幾個月，就被全國人民推翻了。

那時候，咱們敬愛的賀司令員，已加入同盟會，在湖南西部，領導一部份隊伍，反對袁世凱。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了，他知道共產黨是真正救人民救中國的黨，就到處去找，找了好幾年，堅決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為革命奮鬥。

一九二五年開起了大革命。二六年，第一次北伐，賀司令員就在湘西響應，任國民革命軍獨立師師長，要求共產黨派好多黨員到他部隊裏工作，部隊戰鬥力大大提高。二七年，第二次北伐，賀司令員的部隊開到河南作戰，每次都打勝仗，在臨城、臨潁、許昌幾次戰役，繳獲大批槍砲，個個都歡天喜地，賀司令員也升為二十軍的軍長了。

第二次北伐正在勝利發展的時候，蔣介石叛變了革命，當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走狗，下命令殺共產黨來，上海、廣州、長沙和武漢，就大批的殺害共產黨和革命的工人、農民和青年學生，他們的口號是：「寧肯錯殺一千，不可漏掉一個！」賀司令員就回到武漢，不久，武漢政府的汪精衛也投降了蔣介石，賀司令員的隊伍又開到南昌。

人民不能忍受了，共產黨不能忍受了，賀司令員也不能忍受了，他說：「今天革命到了最嚴重的關頭，我們死人流血得來的勝利，要被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出賣得乾乾淨淨了！」黨要用自己的力量，向反革命進行一次回擊，保衛人民的利益，賀司令員那時還不是共產黨員，可是，他是執行黨的意志的先鋒。

七月三十一日的晚上，他把自己二十軍的團以上幹部召集在一起，拍着桌子說：「汪精衛、張發奎叛變了！他們都倒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懷裏了！我們是人民的軍隊，我們要革命到底！我們跟共產黨走！我們發動！」當晚賀的隊伍就配合葉挺同志的部隊，在南昌起義，把反革命軍隊完全解決了。「八一」的早晨，南昌城上，插起了革命的紅旗。有人說：這次起義是賀司令員的「長坂坡」。

接着南昌起義後，廣州起義又暴動起來，中國工農紅軍的旗子，飄揚在羊城。長江、珠江流域各地農民，工人、青年，都拿着紅旗，暴動起來。當年，毛主席帶着湖南暴動起來的農民，與朱總司令帶着南昌起義退出來的部隊，在井岡山會合。在粉碎了幾次強大敵人的「圍剿」當中，建立起中央紅軍。

南昌起義失敗後，賀司令員才加入黨，部隊退到廣東，賀司令員把部隊交給黨，領受黨的命令，赤手空拳回到湘西，又協起一個紅二方面軍；在湖北安徽四川河南，成長了紅四方面軍；劉志丹同志在陝北，也由很少的游擊隊，成長為紅二十七軍和紅二十八軍。這就是四支大紅軍，還有好多兩小紅軍不在內哩！

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後，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三八年，江南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經過十年國內戰爭、八年抗日戰爭，一年多的愛國自衛戰爭，已經成為一支強大的人民解放軍，受到各解放區和全國人民的擁護，最後要消滅蔣介石賣國賊，爭取中國人民解放的勝利。

這就是南昌起義紅軍誕生的故事。從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國共產黨開始單獨領導軍隊，反對蔣介石賣國賊，並建立紅軍，所以「八一」成為我們人民解放軍的生日。

賀司令員和抗屬老漢

早觀講　霄明記

今年春天，正忙着開生產供給會議的當兒，這天，賀司令員照常起得很早，到河邊去散步。路上，遇到兩位老人，看起來像是貧苦人，賀司令員就上前關懷的問道：

「老人家，到哪去？」

二位老人轉眼看見那人——高大魁梧，嘴邊留着兩道黑鬍子，聽口音不像本地人，却覺得很親切。一年紀較大的老人開言說：

「我娃在×團當戰士，北線作戰負傷，到了咱們醫院裏，我和他舅去探望他，剛從川口下來。」他說罷，指了指身旁另一老人。

賀司令員聽了，又問起那個帶花的戰士：

「你兒子傷口好了些嗎？」

戰士的父親說：「不要緊，能動彈啦。我這才放心了。」

「你的家在那裏，得幾天才能走到？」

「咱家住離石。人上了年紀，步步難行，一來時就把盤纏花光了，眼下討吃上路，走幾天可就說不定。」

賀司令員深深的想道：「開會討論大事情，但是小事情也不能熟視無睹，必得引起大家的注意才行。」想到這裏，賀司令員雖然操心着今天的會議，可是也毫不猶豫，帶着那兩位老人，回頭找見了管武器主任說：

「這老人家是抗屬，你們處理一下。」

二位老人進入窰洞，吃過了飯，臨走還帶了五塊錢路費，暗自想道：「呀！這不是牛家地主的房子嗎？不，地主絕對不會這樣對待窮老漢。」想來想去還是不轉明，就問門口帶槍的人：

「同志，剛剛帶我們進去的那人是誰？」

帶槍的同志說：「是咱們的賀司令員。」

「賀司令員？」

「是有那位賀司令員！」

兩位老人驚訝異常，呆了一陣才說出話來：

「哈哈，咱還當是地主呢，原來是賀司令員，真是名不虛傳，處處為老百姓打算，管大事，也管小事。」

雨夜

蕭風

自從入伏以來，酷熱像火烤着一樣，我們種的菜地雖然澆過幾次水，但一到晌午菜葉子晒的就捲成了筒筒。同志們眼看着自己親手種的茄子長的核桃大，茴子白正在像一隻拳頭似的包着心，一枚一枚的青椒子往下垂着……這些將要成熟的勞動果實，如果一旦缺水，勢必前功盡棄。而水井每天老鄉們輪流使用，一天也沒啥個閑時候。因此，同志們為這將要收穫的蔬菜就憂而內心焦急！

同志們一致的這樣說「咱們夜晚澆水吧！」於是在下午担水澆完南瓜之後，即準備夜間澆水用的工具。

這是七月二十三日晚上，一陣一陣的東北風吹得同志們神清氣爽，情緒越來越高漲，打水的同志們一班一班的比賽着，兩根吊桿一起一落像織布梭那樣快，越打越起勁。

霎時，一團一團烏黑的烏雲，由稀而稠，由淡而厚，遮住了月光和所有的星光，在漆黑的大地上伸手不見掌，只有菜在井旁的電石燈却放出強烈的光輝。霎即雷鳴大作，閃電急來，稀疏而沉重的雨點打在菜葉上發出拍拍的響聲，同志們頭上的汗珠和雨點匯合，順着額角往下流。但恐因為雨不一定能下夠，等雨則會就恢復的，雖然離村裏路還遠，而同志們精神上絲毫沒有動搖。一定堅持澆下去！這是同志們一致的決心。直到拂曉以前，隱約的聽到村裏傳出雄雞喔喔的啼叫聲，在飛馳的雲際裏擠出幾顆皎潔的晨星，而使星光一時比一時顯得更多，同志們才說：「幸虧咱們沒洩勁動搖，不然若雨也下不成，地也澆不成，更體會到只要有一顆強烈的決心堅持下去，才是一切勝利的唯一先決條件。」

全部菜地已澆到三分之二了，同志們正在準備天明一定澆完的時候，突然一個同志將水桶掉到井裏而沉了底，一夜之間只有一隻水桶，天明怎能完成？大家失去了信心，幾個同志都說：「回吧！」可是來義田同志們堅決的說：「一隻桶咱們也堅持着澆，反正多少算多少，只要打就不成問題。」[illegible]們三個人用一根吊竿換着打。通信員任編成一隻手成了殘廢，所以發夜撥轆轤都是他的事，在拂曉時他非要和我們換着打水不行，他說你們實在疲勞了。

過去一陣隱約的雞叫響，東方漸出魚肚的白色，天空的星星越來越少了，[illegible]一個兩個穿白衣着的老鄉担着水桶奔我們走來。[illegible]說：「你們休息吧！」接過我們的吊竿，特別是王同志，身強力壯，兩個同志來[illegible]，打起水來，兩根吊竿一起一落，餓如穿梭，兩個人誰也不睬氣，只是火汗淋淋，好像是後娘打孩子，內心裏使勁。約沒半點鐘，大小十二畦菜地的澆完了。

今天下午我們到菜地先去看了看，茄子由核桃大小長得像手榴彈大了，所有菜蔬的葉子都變得黑油油的，迎風搖曳，同志們看着都發出愉快的微笑。

七月二十五日夜

父子參加八路軍

（戰士閻海龍的訴苦、李尚儀記）

提起來可痛心啦！我小時候給井村的地主王權傭放羊，辛辛苦苦的一年快完了，不知怎麼丟了兩隻羊，地主怒氣沖沖地拿起棒子，把我壓在地下拚命的打，打的我渾身是傷，還叫我賠羊，我沒法，連飯也沒吃，爬上山去找羊，羊找不到不行，地主破口大罵：「吃上我的熱的，拿上我的生的，為甚給我丟了羊！……」我身上疼，心裏難受，也不敢和他說話，自已悄悄跑回家裏，父親說：「你怎跑回來！受氣，因為咱沒有錢！」父親抱着我的頭，倆個大哭一陣……

丟了一次，日本人來了，地主的女人找到我家，說押了一包袱，告在村公所，村長把父親捆了一繩，押了一夜禁閉，還罰了五十塊白洋！政權是地主的，罰下的錢湊不了，人家逼的我家把十間房子、十八畝地，和鍋甕傢具都賣光了，又逼的父親把弟弟賣了，把我送到廟上當和尚，父親討吃走了！……。以後我跑了，碰見青天共產黨、八路軍，我自動參加了八路軍，第二年父親討吃回來，也參加八路軍了。我父子們是被地主壓迫的不能活參加了八路軍的，現在我一定要堅決的幹，徹底消滅地主！

左雲四區對敵鬥爭一束

李·哲·藩

城門洞裏辦公

五月中旬某日的中午，我×部的三個偵察員，到了離城二里路的陳家河——敵「治村」村公所所在地，陳家走到「治村」門口，村警逼模虎即喊道：「那一部份？」「保警隊。」就這樣一問一答的時間，村警模虎就作了我們的俘虜。這時村長陳信正在屋裏數着劫來的白洋，聽的聲色不對，慌忙收起白洋，跳牆跑回城內。自此以後，「治村」的人再不敢出城和各村辦什麼事，只好在城門洞裏辦公。

原來村長的膽子也不大！

雲西「治村」的人員，本來每隔三四天，即到離據點六里路的賈家河去一趟，但不知怎麼說武工隊要到該村去，等的捉他們一天，因此，以後十多天都沒敢去。有一天，兩個村警去賈家河，走到距村三里路的窯寨，他們派一個[illegible]將把該村代表叫下去，辦完了事又趕快回到警西，大約村長也覺得他們這些東西不像話了，他自己硬着頭皮，帶了九個人，和治村的全部武器——七支步槍，到了夏家河。一進村，代表就招呼他們進家，但被村長拒絕了，只叫給舀點冷水喝，代表要給燒開水，也被拒絕了。喝完了冷水，他匆忙的和代表說了幾句話就回去了。後來村裏人說：「原來村長的膽子也不大！」

爆發管……走了八十個頑軍

一天，雲西敵新三旅的八十多個兵，正在××村搶東西的時候，突然空中砰的響了一聲，他們嚇得慌忙拿了一些東西，朝村外就跑了，丟下一部份已撿起的東西。這一件事，誰也以為是咱們的部隊打了一槍，後來大家才知道是一個小孩子，當敵人搶東西的時候，他拿了一個爆發管，放進燒着的牛糞裏炸的響了一聲……。

副刊